

Wu Yue
Works

五玥·著

总裁的 独宠

「慕容铭，还要我怎样做，你才会放过我……」
「蒋絮，这辈子都别想了。」



中国·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三年前的一场车祸，
将他们一起推向深渊。

他为复仇而来，精心布置的
圈套，只为让她步步沦陷。

经历牢狱之灾，她以为重获新生，却逃不开他给的枷锁。
爱恨纠缠，他给予她的，究竟是冷酷的报复，还是致命的独宠？

Rolling
in the Deep

小说阅读网
超人气作品

重磅推荐作者五玥
经典代表作

总裁的 独宠



五桐·著

Wu Yue
Works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裁的独宠 / 五柁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546-0603-2

I. ①总… II. ①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1552号

策 划: 石 颖 唐 婷

责任编辑: 徐小良

见习编辑: 李爱华

封面设计: 许 静

书 名: 总裁的独宠

著 者: 五 柁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 //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603-2

定 价: 28.00元



目录

- 第1章 爬满虱子的袍·····001
- 第2章 如果早一点认识你·····014
- 第3章 有种命运，叫注定·····029
- 第4章 生命于她，无非蹉跎·····041
- 第5章 蒋氏危机·····053
- 第6章 除了现实，还有命运·····071
- 第7章 他身上的标签·····091
- 第8章 设计部的丑闻·····129
- 第9章 他们是彼此的缩影·····163
- 第10章 刻在她心尖上的字·····202
- 第11章 如果这是一个悲剧故事·····238
- 第12章 除非，你赶我走·····262

第1章 爬满虱子的袍



那天，看到那个女人时，蒋絮不顾一切地驾车冲过马路。

她想要问问那个女人：为什么紧缠她父亲？为什么明知他有家庭，还不肯放手？

路口转弯处，那个女人消失了，蒋絮急了，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将油门踩到底，愤怒地搜寻着她的身影……

当车子不受控地冲向突然从对面花店里走出来的美丽女人时，蒋絮慌了，她急踩刹车，轮胎与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甚至还来不及惊呼，女人的身子被撞得弹了起来，又缓缓落下……

蒋絮喘息着握紧了方向盘，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张年轻精致的小脸苍白着。

她撞了人……她撞了人！！

她没有下车去查看，她也没有那个勇气。她颤抖地摸出了手机，拨通了事故报警的电话。

“喂……我撞了人……在苍旭路……”

不等对方再询问，她便挂断了电话。

四周一阵骚乱，蒋絮已经无暇顾及他，麻木地将头抵在方向盘上，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她抖着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手颤抖得厉害，却是怎样也点不着。

突然，她的车窗被人狠狠地砸了一拳，挡风玻璃上的裂纹，就像蜘蛛网，一层叠着一层地扩散开来。

她慢半拍地抬起头，透过被破坏的玻璃，模糊地看到了一张愤怒的脸庞……

时至今日，她都还记得，那个年轻男人毒蛇般充满了怨恨和怒火的目光。

蒋絮的心跳蓦地漏掉一拍，点烟的动作更快了，也更笨拙了。

此时此刻，她迫切地需要香烟的安抚，哪怕效用只是微乎其微。

那天的场面很混乱，她记不清她是如何走出车子，如何被交警带上警车，脑海里始终都是白花花的一片。

只记得，那天，细雨蒙蒙。

三年后。

站在蒋家别墅的大门口，蒋絮几次想要抬手敲响门铃，但终是没有那个勇气。

“小絮……是小絮吗？”

听到这个熟悉而又颤抖的声音，蒋絮身子一震，拧紧了眉，咬着唇，僵硬地转过身，叫了一声：“妈。”

身后中年女子手里拎的包一下子掉到了地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刘萍捂住了嘴巴，激动地望着女儿，眼泪夺眶而出，快步过去，一把抱住了她，泣不成声：“小絮……小絮……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啊……”

蒋絮的眼圈红了，张了张嘴，或许是想说的想问的太多，竟不知该怎么说了，就这么木然地由着母亲抱着她哭。

哭够了，刘萍抹抹眼泪，赶紧牵着女儿的手：“走，快走，跟妈妈回家去！”

家？

蒋絮抬起头，看一眼这幢富丽堂皇的别墅，突然间，感觉好陌生。

走进客厅，迎上前的保姆阿姨是蒋絮没见过的。

“杨姐呢？”她问。

刘萍抹抹眼泪，低着头，回答略有闪烁：“以前的阿姨都辞退了。”

蒋絮垂下眸子，越发削尖的下巴收紧，唇边勾起一抹自嘲：“怕丢人？是因为我撞了人，还是他自己偷了别人的老婆？”

“小絮！”刘萍惊呼一声，示意保姆下去，忙过去解释道，“小絮，你想多了，杨姐都是快五十的人了，年纪大了，做事也力不从心了，你爸爸不过是想换些生面孔，没别的意思。”

蒋絮抬眸，唇边是抹轻嘲：“那为什么不直接换掉我这个女儿？”

刘萍急了：“小絮，你说什么傻话呢！”

蒋絮掀起薄唇，不紧不慢地开口：“不是吗？我在里面三年，整整三年，你们有谁去探望过我？”

刘萍一滞，神情有些尴尬，更多的却是心疼。

“小絮，你爸爸他……”

蒋絮坐在了沙发上，双腿抬起，搭在茶几上，一双漂亮的眸悄无声息地变得冷漠。

“妈，我为了你，撞死了人，你忘了吗？”

女儿的话，似把尖锐的刀子，狠狠地扎上她的心脏。

刘萍的身子摇晃几下，脸色苍白，赶紧扶住沙发才没有倒下。她抚住胸口，眼泪又成串滴落。

“小絮……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蒋絮笑了，摇了摇头，缓缓站起身，望着母亲，竟像个陌生人。

见她要走，刘萍忙扯住她，此刻已是哭得不能自已：“小絮，是妈妈对不起你……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

与母亲的悲伤不同，蒋絮却是出奇的冷静。

没人能想象，她在监狱里的那三年都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她自己清楚，以前的蒋絮，早已不复存在，跟着那个女人一起丧生在那场车祸里了。

望着变得陌生的女儿，刘萍的心里跟针扎似的，她擦干眼泪，强颜欢笑：“小絮，你刚回来，一定累了吧，快上楼回房睡一会儿。晚上妈妈亲自下厨，做些你爱吃的饭菜。”

蒋絮什么也没说，转身上楼了。

她的确很疲惫，三年了，一直做着同样的梦，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她洗了澡，站在镜子前，伸手抹掉上面的蒸汽，然后定定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额前参差的发挡住了视线，她用手拨了拨，露出白皙饱满的额头，还有一双冷艳的眸。她身上穿的还是三年前的睡衣，这会儿却像个布袋子一样挂在身上，两根锁骨瘦得明显，露出一侧肩头。

懒得再看这样的自己，她吹干了头发，准备回到床上睡一觉。走出去的时候，却听到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她犹豫片刻，拉开了门，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蒋莫怀，她是你女儿啊！”刘萍的声音几近歇斯底里。

“我没有一个杀人犯女儿！”

蒋莫怀的冷漠，早在蒋絮的意料之中。毕竟，他是那样深爱那个女人。

刘萍被丈夫的话深深刺痛了，她声音尖锐地哭诉道：“小絮会有今天，都是因为谁？如果不是你背叛了我们母女，想要抛弃我们，她会发生那种事吗？！”

“我只知道，她杀了晓晴！”

“又是那个女人！她都已经死了，你还是忘不了她吗？蒋莫怀，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么多年陪在你身边又为你生下女儿的人是谁？是我！”

“哼，这样的女儿，我宁愿不要。”

“蒋莫怀，你不是人！”

转过身，蒋絮回到了房间，砰地关上门，钻进柔软的被子里，合上双眼。

依稀，她又看到了那双愤怒的眼睛……

她猛地坐了起来，全身冷汗，胸口不断地起伏。又是同样的梦。

刘萍唤醒刚睡着的蒋絮，让她下楼吃饭。刘萍明显补过妆，可还是能看出哭过的痕迹。

蒋絮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妈妈受委屈，就急得想要跟爸爸拼命，而是不紧不慢地换了件衣服才下楼。

蒋莫怀坐在餐厅里，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小絮，过来坐。”刘萍体贴地替女儿拉开椅子，指着桌上的菜笑道，“都是你爱吃的菜，妈妈特意为你做的，快尝尝看。”

“嗯。”蒋絮只是应一声，拿起筷子，随便夹着什么送到嘴里，然后，又放下筷子，轻轻一笑，“不错，很好吃。”

刘萍喜出望外，女儿的一句好吃，足以抵过她被油烟熏呛的辛苦了。

“比监狱里的伙食好吃多了。”

脸上的笑容骤然一僵，刘萍替她夹菜的手一抖，鸡翅掉到了桌上。

蒋莫怀阴沉着脸，起身就上了楼。

“莫怀……”刘萍弱弱地叫了一声，咬着唇，又为难地看向女儿。

蒋絮这时好像来了食欲，重新拿起的筷子，根本就没有停过。

刘萍小心翼翼地坐到她旁边：“小絮……那里的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尤其是在你爸爸面前，他不喜欢。就当……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家三口还像以前那样，

不好吗？”

蒋絮从母亲眼中清楚地看到了逃避。三年前发生的一切，母亲不愿再面对，宁愿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还把她当成是个被宠坏了的千金小姐。

母亲可以，她却不能。

“也许，我离开才对大家都好吧。”她说。

“小絮，我不许你这么说！”刘萍急得一把握住她的手，“妈妈现在就只有你了，你哪儿也不能去！”

蒋絮又低下头吃饭，淡淡地说：“妈，那个女人死了，爸恨我……很多事都改变了，不是你想逃避就可以的。”放下筷子，她起身，说：“太闷了，我出去走走。”

她离开了餐厅，隐约听到母亲啜泣的声音。

暮春三月，微冷，透着凉薄。

她走在一排银杏树下，呼吸着久违了的自由空气。

一辆黑色的轿车，就停在不远处，漆黑的车窗内，一对阴鸷的眸冰冷地注视着她……

第二天，听到蒋莫怀的车子开走了，蒋絮才下楼。

“妈，我出去了。”

“去哪啊？”刘萍关心地说，“吃过早餐再出去嘛！”

“跟思佳约了早茶。”

一听是尤思佳，刘萍马上放心地点头：“也好，跟思佳出去散散心，顺便去逛逛街买买东西。”说着，她就递过来一张卡：“拿着，想买什么就去买。”

她无时不在尽量弥补女儿，只有看到她开心，刘萍深埋在心底的愧疚才会稍稍平复。

拒绝的话已到嘴边，可是，看到母亲满眼的期盼，蒋絮忍了忍，接过卡：“我走了。”

“路上小心。”尽管车库里停着几辆车，但刘萍却不敢再提让她开车的事。

蒋絮出了门，打了辆车，直奔市中心的一家茶楼，那是她以前和尤思佳常常碰面的地方。

虽已过三年，茶楼依旧是那座茶楼，多少让蒋絮找回了些曾经的熟悉感。

来到尤思佳定好的包间，门一拉开，就看到里面坐着的男子，清爽的短发，一件简单的白衬衫，黑色长裤，端着茶杯，正抬起头看向她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蒋絮不作他想，歉意地拉上门。

“小絮！”远远地，尤思佳走了过来。

看到她，蒋絮的脸上难得露出几分真挚的笑。

尤思佳有种独特的古典美，瓜子脸，眼眸细长，一头乌黑的长发，发丝柔软，气质十分出众。她始终微笑着，面对蒋絮时，没有丝毫的距离感，像以前那样亲切地挽上她：

“怎么不进去啊？”

“这里？”蒋絮指指刚才的包厢，“可是，里面已经有人了啊。”

尤思佳娇羞一笑，说：“他是我男朋友，一名公务员。”

蒋絮愣住了：“男朋友？怎么没听你提过啊？”

那三年里，只有尤思佳每周都会去探视她，有时候仅仅只是聊些家常，有时候只是静静陪着她，可尤思佳从未提及过她交了男朋友。

尤思佳白皙的皮肤上微微泛红：“不是正要介绍给你认识嘛！”生怕蒋絮再逼问，她拉着蒋絮就往里走：“来，进来再说。”

蒋絮随她进去，尤思佳立即坐到了男子身侧，正式介绍道：“梓琛，她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蒋絮。”

蒋絮朝他略一颌首，目光在他身上打量一番，挑剔如她，也不得不承认尤思佳这次的眼光不错。

男子很年轻，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斯文优雅，身上的沉稳气质，更似浑然天成，一看便知是有些背景的人。

通常，这类人并不适合单纯的尤思佳，但也许是他脸上那抹温柔的毫不做作的浅笑征服了她，蒋絮竟给他打出了高分。

“你好，我是白梓琛。”他的声音很好听，圆润又富有磁性，“一直听思佳提起你，早就想要见见了。不过很可惜，你一直都在国外留学，没机会见面。”

蒋絮只是垂下眸，没说话。

尤思佳赶紧岔开话题：“我饿了，我们叫东西吃吧！”

白梓琛对她宠溺地一笑，手指拂过她的长发：“想吃什么尽管叫。”说着，他想起什么似的看向蒋絮：“哦对了，小絮，你想吃些什么？”

他随尤思佳叫她“小絮”叫得很自然，这两个字经他口，也的确变得格外好听。

蒋絮耸耸肩，没有意见。

“我知道小絮喜欢吃什么，我去点吧。”尤思佳出去的时候，还朝蒋絮眨了眨眼。蒋絮当然明白，她是想让自己替她把把关。

在这方面，尤思佳是很信任她的。

看着她还和以前一样，蒋絮的嘴角慢慢上扬几分。

就像这间茶楼，一成不变的尤思佳仿佛能令时光倒转，让她瞬间遗忘掉那三年……

回过头时，她发现白梓琛正在注视着自己，薄薄的镜片后，笑意铺散的眸中似笼着一片薄薄的纱。

与她视线相撞，白梓琛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尴尬，反而大方地笑了笑：“思佳每天都会在我耳边提起你，久了，自然很好奇。”盯住蒋絮，眸光越发深刻。

“小絮，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

蒋絮挑起眉梢，眸光瞬间变化，锐利，又冷静得过分。

“别对我放电，你不是我的菜，好好对思佳，说不定我会投你赞成票。如果……”她身子探前，眼神越发凌厉，“让我发现你背叛她，我绝不会放过你！”

凝视她半晌，白梓琛突然笑了，没有退缩，他同样身子前倾，挨近她那张美艳精致的漂亮脸蛋，眼眸半合，溢出一股慵懒的迷人气息。

“你不知道，思佳会心疼的吗？”

蒋絮眯起了眼睛，退后，靠着椅背：“所以？”

听到包厢外传来的脚步声，白梓琛给她一个浅笑，轻声说：“所以，你不能让她

伤心。”

蒋絮皱起了眉，盯住他，刚才对他的好印象全无，总觉得他接近思佳，是抱有某种目的。

难道是为钱？

尤其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大家族，就这么一个女儿，宝贝疙瘩似的疼着，想要俘获这位大小姐芳心的男人不胜枚举。经蒋絮鉴定过的，就没一个是合格的。

可眼前的白梓琛，跟那些人又有些不同，没那么单纯。

哪里不同，蒋絮想不出。

尤思佳推门进来，回到白梓琛身边：“你们在聊什么呢？”

“在聊你。”白梓琛回答得面不改色。

蒋絮端起茶杯，眉梢悄然挑起。

还真是个有道行的！

尤思佳笑了：“真的？在聊我什么？”

“小絮说，看到你幸福，她很替你开心。”白梓琛微笑如初，说话间，目光瞟向蒋絮，轻声问，“小絮，你说呢？”

蒋絮已显得有几分冷酷的视线缓缓从他身上移开，红唇上扬几分：“没错。”

尤思佳就是只单纯的小白兔，她若喜欢上一人，对方几句甜言蜜语，都会开心许久，白梓琛深谙此道。

若是之前，蒋絮定会掀桌揍人，但现在不会了，她要顾及尤思佳。

过去三年，她懂了太多。

生命就是一袭华美的袍，只是爬满了虱子。

男友和好友相处融洽，尤思佳显然松了口气，吃东西的时候，话也比平时多了些。白梓琛一直都是微笑倾听着，仿佛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她的一言一行。

蒋絮吃着茶楼里的特色，眉毛上挑，唇角一直保持着浅笑的弧度。

吃过早饭，三人走出茶楼。

白梓琛去开车，尤思佳和蒋絮两人站在门口，尤思佳马上靠过来，满眼期待地问：“小絮，他怎么样？”

她很迫切地希望他能得到好友的认同。

蒋絮取出一支香烟，动作娴熟地点燃。

尤思佳皱起眉头：“小絮！早就让你戒烟了，你就是不听……”

蒋絮好笑地扬扬指间的烟：“怎么？你那位公务员不抽？”

“他不会在我面前抽。”尤思佳为他辩解的样子，带着一股子小女人特有的娇嗔，很可爱。

蒋絮漫不经心地吸了两口，看到白梓琛把车子开过来，便将烟头准确无误地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要听实话吗？”

“当然。”

“他不适合你。”

尤思佳愣住了，她万万没想到，蒋絮居然会反对！

白梓琛降下车窗：“思佳，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尤思佳倏尔反应过来，马上把蒋絮推过去：“我还有事，你先送小絮吧。”

蒋絮拧起了眉，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尤思佳的脸上尽是哀求，小声说：“小絮，再跟他接触接触，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

蒋絮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皮笑肉不笑：“拜托，我的大小姐，跟他恋爱的人是你，又不是我！我跟他有接触的必要时吗？”

“我不管，反正你必须得喜欢他！”尤思佳难得强势一回，推着蒋絮就上了车，对着白梓琛挥挥手，“梓琛，要把小絮安全送回家才行。”

白梓琛点点头，又不忘体贴地叮嘱：“到了家给我电话。”

“嗯。”尤思佳的脸上，又攀上两片红晕。

蒋絮冷眼看着，对白梓琛越发地讨厌了。

车子发动，身后是不停挥手的尤思佳，白梓琛调整下车镜的角度，边拐到路上，边问：“要开去哪里？”

“黄泉。”

他一怔，视线凝向车镜里的她，眉梢挑了挑：“你住那儿？”

蒋絮溢出个嘲讽的笑：“不敢去？”

“是你住的地方，就没什么不敢去的。”话音落下，他突然踩下油门，车速瞬间飙升。

蒋絮身子猛地一晃，头撞到了车窗上。

白梓琛连看都没看她，在早高峰的路段上，将车子左拐右拐，飙得飞快。

蒋絮开始有些不适，额头上渗出了冷汗，呼吸也变得急促，胃里更是翻江倒海的。

“停下……停下！”她拍打着前面的车椅，但白梓琛毫无反应，只是一味把车子开快。

“快停下……”她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脑海里某些片段画面，正在拼凑成篇。

那天，细雨蒙蒙。

父亲为了那个女人打了母亲，她跟父亲大吵一架之后，便拿着车钥匙冲出了门。

她知道那个女人最喜欢鲜花，每天都会光顾一家花店。

那天，她买了一束香水百合。

她很喜欢那束花，脸上的笑，明艳动人，与母亲布满泪痕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蒋絮的手撑着额头，眉头快要拧成一线，摸索着车门就要推开。

白梓琛猛地打方向盘，车子停靠在了路边。

推开车门，蒋絮踉跄着下了车，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便蹲下来干呕。

白梓琛走下来，关上车门，倚靠在车前，双手环胸，冷冷地看着她。

明明很难受，可是，什么也吐不出来。

那种感觉，折磨得人快要发疯。

冷风吹过，她的脑袋顿时清醒了许多。这时，身后的人递来一瓶矿泉水，她咬着唇瓣，接过来便狠狠地砸向身后的男人。

“你疯了吗?!”

“我说过，只要是住的地方，就没什么不敢去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微笑着，说，“连去黄泉的路上你都受不了，还怎么去那里?”

蒋絮气得浑身轻颤，这张温和微笑的脸，就像戴了副假面，她很想撕碎。

转过身，他的目光在变化：“对某些人来说，去那里是解脱，但是，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呢?”

蒋絮狠狠地瞪着他，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想要做什么。难道，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思佳面前说了那句话，才会报复她的?

“小絮，上车吧，我送你回家。”他眸中含笑，对着她亲切地招手。

蒋絮咬牙切齿，昂起头，生气的脸颊别有一番惊艳。

“不必!”

站在路边，她招手叫车。

白梓琛无奈地摇头：“这里根本打不到车的。”

她转头，因为气愤而染上红晕的面容，在阳光下美得干净。

“白梓琛，你听好了，我不是思佳!你的那一套，在我身上不管用!还有……”她深呼吸，红唇缓缓上扬，微笑着说，“以后，离她远点!”扭过头，她踩着高跟鞋，走到车流不息的公路上。

双手紧紧捏着，指甲抠着掌心，却不觉得疼。

差一点，差一点她就在回忆面前崩溃掉……

那天，她想忘，用尽力气地去遗忘，却怎样也做不到。

她不敢再开车，不敢去面对那个女人已经死亡的事实，不敢承认自己……撞死了人。

蒋莫怀说得对，她确实是杀人犯，当时她不觉得，三年后的今天，她不得不接受。

她的那件袍子，早已千疮百孔。

白梓琛的车子，从她身边呼啸而过。

蒋絮停下脚步望着，对于他，她更加坚定，他不适合思佳，他会毁了思佳。

这个念头出现得很诡异，可是，她却莫名其妙地深信不疑。

直到中午，蒋絮才回家。

“小絮，跟思佳去哪儿逛了?怎么没买东西呢?”刘萍笑眯眯地问。

“哪儿也没去。”

蒋絮走得两脚又胀又痛，想要上楼，刘萍却叫住了她：“小絮，妈有事要跟你商量……”

刘萍站在楼梯口，欲言又止。

“什么事?”

“后天是你爷爷的七十大寿，你爸爸和我要过岛……”

蒋絮扬起眉，安静地等她的下文。

女儿直视的目光让刘萍越发地难以启齿：“你爷爷最疼你了，可是自从你出事，他就病了好长时间，你爸爸的意思是……”

“我懂了。”蒋絮表现得十分无所谓，“也对，我这个样子出去，的确是会丢了他

的人，尤其是在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亲戚面前。”

她转过身：“没什么事，我回房了。”

“小絮！妈妈已经跟崔阿姨都交代过了，你一个人在家不会有问题的，妈妈会尽快回来陪你的……”

刘萍的声音，消失在楼梯间。

蒋絮站在房门前，额头抵着门板，落寞的心情，只有她一人知道。

都决定了，何必又来跟她商量？

渐渐，视线幽冷。

如果她是杀人凶手，那蒋莫怀就是帮凶无疑。

一连两天，蒋絮都要忍受着尤思佳的电话轰炸。

“小絮，你为什么不喜歡梓琛？至少你要告诉我他哪不好啊！人长得帅，又体贴，工作还稳定，最关键的是，他对我真的很好！”

“尤小姐，尤大小姐，我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他？”蒋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无聊地按着电视遥控器，遥控器快要被她按烂了。

“因为他是我喜欢的人啊，我当然希望你也喜欢他啦！”尤思佳回答得理直气壮。

“那是不是你嫁他，我也要嫁他？”

“当然不是啦！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说他不适合我啊？又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讨厌他呢？”

脖子酸了，蒋絮又换另一边接听，无奈又无力地说：“小姐啊，我说过很多次了，那家伙城府太深，绝对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你确定，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吗？你有去过他工作的地方吗？你有接触过他的同事和家人吗？”

那头的尤思佳明显一滞，答案不言而喻。

“我们才认识没多久……这么快就去见人家家长，不好吧？”

听出她的犹豫，蒋絮快要无话可说了。

“反正今晚我订了餐厅，你要出来陪我吃饭！”

“白梓琛也在？”

“哎呀，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要来陪我嘛！”

蒋絮将遥控器甩到桌上，问：“我妈给你打过电话了？”

尤思佳顿了顿，她不擅撒谎，支支吾吾地说：“阿姨她……也是担心你啊……”

“行啦，我没那么脆弱，我在家里挺清静的，才不要去妨碍你们呢！”

“我不管，你必须要来，要不然……要不然就绝交！你看着办吧！”

尤思佳难得撂狠话，看样子是真的生气了，蒋絮再不愿去面对那个白梓琛，也没办法拒绝。

她不满地嘀咕一句：“事先声明，我要是用酒瓶给他脑袋开花了，你可别怪我。”

尤思佳扑哧一笑：“我知道你不会的。”

挂上电话，蒋絮心烦意乱。

可有件事，她再清楚不过。不管她有多讨厌白梓琛，如果思佳就是喜欢，她也不会干涉的。因为，爱情这种事，如果不走完一辈子，谁都没办法说得准谁会是谁的至

死不渝。

晚上七点，伍德餐厅。

这是R市最高档的西餐厅，门前豪车一辆接一辆，服务生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身材堪比模特。

蒋絮身着一套黑色的裹胸小礼服，拿着同色手包，修剪过的短发，俏丽不失性感。

她出现在门口时，白梓琛正在接电话，目光那么不经意地扫过，便落在了她的身上。

这个女人很漂亮，很惊艳，毋庸置疑。

她的身影出现后，便吸引了餐厅里的许多视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偏偏，她自己还浑然不知，脸上挂着不耐，秀眉不自禁地拢着。

“小絮！这里！”尤思佳朝她挥了挥手。

蒋絮的视线飘过来时，白梓琛才调开了他的。

看到尤思佳，蒋絮走了过来。

不时地，有人将惊艳的目光投来，蒋絮的脸色却一直不好看。

身上的礼服很别扭，可柜子里摆的尽数是这种性感的。

当年的她，是想万众瞩目。现在的她则不然，那种压迫式的眼光，只会让她不舒服。

落座后，她扫一眼白梓琛，后者还在压低声音讲电话，对着她仅是微微颌首，礼貌且生疏。

像这样的地方，鲜少有人会在用餐时当着女伴的面接电话，但白梓琛却这样做了，意义很明显，他的事，丝毫不避讳思佳。

蒋絮心下冷笑，越会做戏的男人，越是可疑。

“小絮，你今天很漂亮。”尤思佳由衷地赞美，“坦白说，连我都快要被迷住了。”

蒋絮失笑，阴霾一扫而空。

她认识的女生里，能这样毫不吝惜地赞美国性，尤思佳绝对是第一个。

“你也很漂亮嘛！”她坐下。

尤思佳害羞地一笑，柔软的目光凝在白梓琛身上。

“衣服是梓琛帮我选的，他说我穿白色的好看。”

蒋絮破天荒地地点头赞同：“没错，是很好看。”

这时，白梓琛挂了电话，歉意道：“抱歉，小絮，有件事临时需要交代一下。”

蒋絮好似来了兴致，立即问道：“对了白先生，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儿高就呢！”

她的一句“白先生”，叫得生分，尤思佳又看向她，无言的控诉，让蒋絮倍感压力。

白梓琛不以为意，一笑：“税务局。”

“哪个科？”

“税管。”

“工作多久了？”

“三年。”

“科长叫什么名字？”

“我就是。”

尤思佳越听越不对，这分明就是在调查人家的底细嘛，她生怕白梓琛会反感，立即打断了蒋絮的追问。

“小絮，人口普查也没你这么详细的啊！赶紧点菜吧，我都饿了呢。”

蒋絮恨铁不成钢，似笑非笑地说：“我不帮你打听清楚了，以后嫁过去了吃苦受累怎么办？”

“小絮！”

尤思佳的脸颊又红了，偷看了一眼白梓琛。

白梓琛温柔地揽过她的肩，深情道：“我怎么舍得让思佳吃苦呢？除非做到最好，否则，我是不会轻易向她许诺什么的。”

“梓琛……”

尤思佳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是他们认识半年来，他说过的最为动听的话。如果不是小絮在场，她定会舍弃矜持，恨不得向他求婚。

蒋絮冷眼看着，摇晃着手中的杯子，透过玻璃杯身，她看到的白梓琛，深情全无。

用餐中，蒋絮话不多，切着牛排，吃得慢条斯理。

但是，只要是她抬起目光，总会与白梓琛的撞个正着。一次两次就算了，次数多了，想认为他不是刻意的都难。

她放下刀叉，拿起餐巾擦拭下嘴角：“不好意思，我去补妆。”

蒋絮拎着包包，走去化妆间。

对着镜子，她不停地调整情绪。

白梓琛是思佳喜欢的人，再不喜欢，她也要给思佳面子，不可以太冲动。

调整好心理，她又走了出来。

“蒋絮？”

从对面走过来的男人，狐疑地叫住了她。

蒋絮回头，看到男人时，神情一怔，随即，蹙起了眉，眉宇覆着冰霜。

严威，那件事之前，她的追求者之一，被她拒绝过无数次还是死缠烂打，甚至，差点为了她跳河自杀。

可是，在她出事以后，尤思佳委婉地告诉她，同学中诋毁她最厉害的，恰恰也是他。

严威几步走过来，盯着眼前越来越明艳动人的蒋絮，眼睛里又迸出了她所熟悉的爱慕光泽。

“小絮，真的是你？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去探望过你，可是，他们说我不是亲属，硬是不让我进去，你说气不气人！”

“我还有事。”

蒋絮态度微冷，不给他搭讪的机会，扭头就走。对于这样的“曾经”，她根本懒得理会。但严威却不肯放过，又紧紧跟了上来。

“小絮，回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呢？同学们都很挂念你，特别……是我。”

蒋絮皱皱眉，径直朝外走。

“小絮，你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严威急了，一把扯住她的胳膊。

蒋絮咬了咬牙，猛地甩开他，回眸，气焰升腾：“别碰我！”

言语中流露出来的厌恶，令严威的脸扭曲了，刚才的热情劲不再，他脸色难看地指着她，毫不留情地讥嘲道：“蒋絮，你别太自以为是！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那个女神吗？我告诉你，一个坐了三年牢的女人，屁也不是！就算你家世再好，你老子再有钱，你也不值钱了！懂吗？不值钱了！”

蒋絮脸颊涨红，眸光一寒，抬手就是一耳光，甩在了严威的脸上。

严威错愕地捂着脸，接着，恼羞成怒，一把就抓住了她的手腕，笑得狰狞，似乎，要笑尽她之前对他的嘲讽：“反正也不会有人要你了，不如，你就跟了我吧！老同学一场，我不会介意你的过去，我会好好疼你的！当然，你想嫁给我的话，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如果在床上让我高兴了，说不定，我会考虑娶你看看！”

“严威，你浑蛋！”

蒋絮再坚强，再强势，也没办法不介意此刻他带给自己的屈辱。

她曾经是那么高高在上，从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仿佛，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在自己脚下匍匐。而严威，就是里面最不起眼的，偏偏，是他给了她最极致的侮辱。

她抬手还要再挥下去，却被严威用另一只手按住，并被推到了墙上。严威目光猥琐地在她身上流连：“小絮，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在里面一定没尝过男人的滋味吧？今晚，我就成全你，怎么样？”

“她不必一个人渣来成全。”

身后，是道阴沉低敛的声音。

蒋絮抬起发红的眼眸，视线立即撞进一对泛着不明深意的眸子里。

而他，也看尽了她的无助与彷徨。

“谁？”严威回过头，看到身后挺拔的男子，单身高就高出他半个脑袋，更不用说他那一身考究的穿着了，瞬间就甩出他几条街。

白梓琛两步过来，捏住了严威的手腕，不过就是轻轻一掰，他就疼得龇牙咧嘴：“放……放手……”

蒋絮借机推开他，倒退了几步，靠在墙上，咬着唇，迅速地平复下心情，强忍着胸口的酸楚。

严威恼羞成怒：“你是谁？我跟老同学叙叙旧，关你什么事啊？”

因为蒋絮的反应，严威料定她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所以，胆子也大了起来，反咬一口。

白梓琛轻轻一笑，说不出的潇洒与风度。凑到了严威的耳边，他说：“这个女人，是我的，没人可以碰她，你懂吗？”

严威一愣：“你……”

他的声音更低了，像靡靡之音，充满蛊惑：“再善意地提醒一句，报复一个女人最好的方法，不是这种低级的言语羞辱，是要让她心甘情愿地爬上你的床，而你只需一脚踢开。”

严威彻底呆住了，看着白梓琛，这男人笑起来很帅气，很阳光，说出的话却是阴暗无比，就算他是个男人，也被吓得打了个冷战。

蒋絮听不到白梓琛后面说了什么，只知道，严威吓得不轻。

应该是恐吓他了吧。

她想。

白梓琛放下了手，好心地替严威整理一下西装外套，一笑：“刚才有个大着肚子的女人在这里找人，应该是找你的吧。”

严威一听，脸色微变，看都不看蒋絮一眼，匆匆离开。

白梓琛回过头，透过薄薄的镜片，温和的眸光，令人舒服得很。

“你去了那么久，思佳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我没事。”蒋絮别开脸，挺直脊背就往外走。

白梓琛不紧不慢地跟上：“刚才那个人，追求过你？”

蒋絮突然停了下来，胸口微微起伏着，纤细的身子绷紧，她倏地转过身来，撑起强硬的目光直视他。

“没错，我是坐过牢，因为撞了人，坐了三年！三年之后，物是人非，活该我承受今天的一切！是我做过的事，不论对错，我自己会扛，不必你在这里假好心！”

她一字一句，不惜自揭伤疤。

严威的话，白梓琛肯定听得清楚，那她又何必去掩饰？之所以默认了思佳替她找的借口，只不过是我不想思佳因为自己而丢了面子。其实她早就明白，越是竭力去掩饰一件事，就越是会被它绑架一辈子。

永不脱身。

白梓琛凝视着她，似乎是有些诧异她能将事实这么痛快地说出来，根本不介意那是她人生的耻辱。

良久，他轻笑，并不意外道：“我早就知道了。”

蒋絮一怔，下意识地认为是思佳说的，连这种事都告诉了他，由此更加证明，这个男人 在思佳心里的地位了。

可是，白梓琛却说：“正如你不放心我，想要摸清我的底细一样，我也会考察一下思佳的朋友。毕竟……”他顿了下，徐徐说道：“别有居心的不只是男人。”

蒋絮突然笑了，冷声道：“那么，你调查的结果呢？”

白梓琛耸耸肩：“蒋家家产过亿，你的嫌疑解除。”

蒋絮脸上的笑骤敛。

“可是，你的还没有！”转身，踩着高跟鞋，撑起气场，她走回餐厅。